

尺八與我

# 從莊子到張天師府 從道家到道教

撰文 / 陽明交通大學心智哲學所 鄭凱元

最近我的朋友楊建章教授奏職授籙成爲道長！記得當時他跟我說他之所以被天師府吸引，主因是尺八所帶給他的震動，這種震動被楊教授描述爲「內臟的按摩」。即使麻瓜如我，聽到這樣氣韻生動的描述也不免覺得心曠神怡，彷彿自己身體與心靈的奧秘將會透過尺八得到開啓與開展，而這也似乎是後來所發生的事。雖然仍在起步，雖然仍是屬於後知後覺，但記下如今和我寸步不離身的尺八故事，反芻這一段從道家到道教，從莊子到天師府的歷程，也不失是樁美事。

## (一)尺八前傳：莊子(沒)叫我等他二十年

我大學其實念的是土木工程系，土木主要在研究物質世界的力學行爲，並在此基礎上去進行各種物體的建構，舉凡房子、橋樑、水壩、乃至汽車與火箭結構等等，均在這個古老但恆新的工程領域所處理的範圍裡。此行雖然有趣，也能當飯吃，但畢竟有其根本侷限：在宇宙裡，還有一個更寬廣、更貼近每個個體的世界，即意識與心靈的世界，它顯然不落在力學所描述的機械性世界裡，但那個世界卻更深刻地決定此時此刻我是誰、以及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的答案。問題是這樣的領域要去哪裡學？在台灣

代工教育體系下，要在哪個空隙裡去尋找？

所幸，在重視科技與實用的台灣，不是完全沒有。在高中時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裏面蘊藏著大量孔孟關於仁、義、道、德、信、誠、忠、愛等等的言說，這些觀念雖然抽象、對應不到具體物質，但它們的抽象又和數學不太像，不完全受純粹理性與邏輯思辨所掌握，而是能被人類心靈有所感、有所悟之物、而且又能引領人的行爲活動。但它們到底是什麼？如果說牛頓力學掌管物體世界的運動，那支配心靈世界運作的規則或定律又是什麼？原來這些古老的概念並不古老，它們和我所處的此時此刻息息相關，它們碰觸到我的存在。孔孟經典能進入台灣的基礎教育或許有其歷史的淵源和當局的統治考量，但有比沒有好，仍是給了我對心靈世界探索的重要起點與線索。

上了大學的好處是有通識教育，修了一些哲學課後才知道，原來心靈世界幾千年來，一直是西方哲學在處理的核心問題，因此儒家言說在廣義上是屬於哲學的領域。在經過一番摸索後，我決定把土木系念完留條後路，當完兵後就申請到紐約市立大學直攻哲學博士。畢業後雖然順利地在中正大學哲學系找到教職，但彼時的台灣已在冷戰後的



經驗與感悟 尺八與我：從莊子到張天師府、從道家到道教

全球化席捲下全面採用美國的升等制度，助理教授在六到八年期間，若沒產出一定質量的期刊論文完升等為副教授，就得走路，而投稿專業的學術期刊，意味著必須引用一定框架內的專業文獻、並經由一群特定框架內的專家來審查，這樣所產出的知識或可保證某個預設框架內的學術品質，但其內容也趨向專技化與片段化，其讀者群也往往限縮到學界內少數中的少數專家，因而在原創內容的拓展上與社會思想的提升上，蒙上好幾層厚厚的陰影。在這樣的剛性結構下，我度過了慘澹無趣、一度懷疑人生的六年助理教授時光，還好靠著僅存的求生意志升了等，迎來了轉機！

升等後的福利是可以跟國科會申請休假研究補助，我因而於2009年申請到了普林斯頓大學進修研究，並在那遇見了我的莊子！話說1998年時我唸博四，因著對意識研究的興趣，跨校到紐約大學修課，那時做意識研究最頂尖的一群哲學家都被請去該課堂演講，記得有一週上課前，出電梯後遇到一位陌生中年白人男子，他神情和悅地跟我打了招呼，這在冷漠的紐約市可是不常見。後來這位自稱是馬克的人就是那天的講者，他對研究的真誠和深度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2008年升等完在思考要去哪裡研究休假時，腦海便浮現馬克的影像。聯繫上他之後，他也爽快地應允讓我去他那邊當訪問學者。後來跨海重返美國到了他的課堂，他正講授著他的二本書稿：一本是拯救上帝，另一本是死而續活，二本都是帶有高度宗教性的課題，但卻用哲學性的論述在處理一個大難題：在沒有上帝存在的自然世界下，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得以超生克死？自幼在澳洲耶穌會學校受教育的馬克是在一神論的脈絡下處理此難題，但言者無心聽者

有意，我卻從他的講課中頓悟莊周夢蝶的意涵：原來小時候聽到，是莊周夢到蝴蝶，還是蝴蝶夢到莊周時，所感受到的一陣暈眩，是因為這個奇特的夢跟揭露自我的本質是什麼有密切相關！

結束研究休假後我花了半年的時間，運用了畢生所學的西方哲學概念，在莊子文本的基礎上，將這個頓悟做了有系統的重建，這個工作就好像在殘缺不全的化石骨骸上，要架出一整隻恐龍，而核心線索是在傳統文化的田埂上漫走時，偶然撿拾在手中、狀似眼睛部位的莊周夢蝶。雖然我不是中國哲學的專家，但經過一番努力後，這篇論文後來刊登在英美學界的中國哲學領域最好的期刊。經過這番洗禮，我終於有機會重新返回自身傳統的活水源頭，而這從高中受孔孟思想衝擊以來，已然超過二十年，還好莊子願意等我這麼久，也還好我沒半途夭折。

遇上莊子後，好事都來了！在護理學院任教的蔣欣欣教授看到陽明大學裡以心智哲學與認知科學為主的哲學所居然有人在做法子研究，因而在一次機緣下邀請我去協助她合辦天師到陽明給道醫六講的活動，從此開啓了我的彩色人生，因為天師要帶著尺八降臨了！



## (二)尺八正傳：莊子(沒)說尺八要自己做

在接觸張天師府之前，我對道教所知甚微，即使有所知，也僅是對一般傳統的地方宮廟的聯想，從拜拜燒金紙到放鞭炮祭祀神祇等等，不一而足。說來遺憾，對於道教曾經是二千年來奠定中華文明最高深內涵的代表性宗教，我對它的無知在當代的台灣社會可以說不是個例外，只能說道教在過去近一、二百年來，在西方文明的強勢壓境下，似乎從最高的文明殿堂殞落到當代社會中的糟粕，而這個大時代的困境與挑戰，至今仍是如影隨形、無從迴避。在當前以實證科學為支配性基底的知識系統下，道教的求道煉炁、陰陽五行、觀音觀火觀水法門、元神出竅、三魂七魄等等核心概念與實作方式，均難以找到可與之對應與操作之處，也無法提供建立船堅砲利之學理與立基點，因而被揚棄在主流教育體系之外，如此便難以吸收到聰慧的人才投入到道教的傳統去學習與傳承，長久下來，其衰落也難免。

但在參與張意將天師於陽明大學給的道醫六講後，我從原先的蒙蔽無知中被敲醒過來。道教裡的陰與陽，疾與病，生與死，符與籙、祖先療癒等等，有著一套對自然界與人間世極為嚴謹詳整的觀察與看法，這套同時具有宗教深度與自然追求的知識體系與鍛鍊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代以來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醫學家，諸如李白、王羲之、黃公望、孫思邈等等，他們無一例外均是道士，這件事歷史書上不見得沒提，但即使曾經看過也無感，因為從小受的國民教育與此傳統斷裂太深，使得我不知道身為道士這件事意味著什麼。天師的陽明六講所帶給我的衝擊，即是去領略到我的平庸可能不完全是我的錯，因為我連我自己

錯過了什麼都不知道，而不知者無罪。堪慰的是，後知後覺者的能動力道有時不見得會亞於先知先覺者，就如周處除三害，當他赫然發現自己就是那個殘缺和禍害，當下的一個斷念便能化轉局勢，個人悔悟的力量，在宇宙間從來不能被小看。

有鑒於天師於陽明大學道醫六講的大成功，我便和蔣教授討論，希望能回訪天師府在彰化的總部，以深化對天師道的理解並尋求更深合作的可能。天師答應了，並安排了四天三夜扎實豐富的行程。在文武並濟的活動安排裡，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仙功的習練外，就是下溪揀石作硯台和上山採竹做尺八。仙功看似簡單，但真的做起來可是會大汗淋漓。它的重點不求快而在慢，不貪肌力訓練而貴在展筋延膜、調氣順息。近一小時操作完，再以腳趾前板為著力點、上下木梯，以氣提身而動、不以目視而以神凝，這一番操作下來又是挫折和成就感混融出現，迷人的力量和艱困的挑戰滲透到這半小時的存在。最後一步則是安返到靜幽的室內席墊而坐，止念打坐十五分鐘收尾，坐完彷彿隔世。

早在陽明六講期間就聽聞天師說，水里山裡有一處谷神不死之地，而該處正是天師府在溪谷間，撿拾特別的石頭作為製作硯台的原始材質之用。這些經過挑選的石頭富含特別的礦物質，用其製作出來的硯台磨出的墨水所寫出來的符籙，可傳千年而不褪色。於是我們站在山巔、臨受一股由山谷往上吹的綿延勁風，一面俯望著山谷河流如巨蛇般的彎繞，對於道教在溝通鬼神的符籙背後，需要如此地講究自然界裡經過四季氣流變化所孕育出的種種物質性，再加之以運用轉化、使之成為人與天地溝通交流的介質，我算開了眼界。



經驗與感悟 尺八與我：從莊子到張天師府、從道家到道教

此次參訪的重頭戲尺八，乃安排在最後一天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從彰化天師府坐車北上苗栗山裡砍挖竹子，第二階段是結束後再殺回彰化天師府製作尺八。由於那天適逢連假，往來南北不易，因此許多參與著在第一階段結束後，便心滿意足帶著歷經千辛萬苦收割桂竹後的疲憊，下午便直接由苗栗回台北，以避開當天又南下再北上的車潮，準備著隔天的上班。但上天是公平的，受著莫名的驅動而留下來的少數人，終將嚐到勝利的果實。

話說抵達苗栗時，已然中午，在蜂擁的人潮中用過午餐後，便往僻靜的山上開，歷經一番攀爬後便抵達一片清幽的竹林。在竹林中跟隨天師的腳步盤尋與欽點下，一隻隻齡在七至九年的桂竹，便逐一被一斬而下。但我們要取捨的不是上段，而是要從根刨起の下段。為此，我們師生眷屬團隊分了數小組，每組三至五人在各配給一位道長的帶領下，跪在地上匏土鏟根，這個過程相當考驗耐性，終於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灑了數不清的汗水和時間之後，各隊才紛紛完成採收。結束後總要收個尾、安個魂，在涼亭歇息時，天師命眾道長拿出個自的尺八吹虛鈴，只見眾竅異調、但又協和低穩地在山林中展開，不知何時隱藏在林中的眾鳥群蟲均紛紛唱和，一時間天人合一的協和以熱鬧無比的形式出現在眾人的感知裡，而在音符止息後，大地又歸於寧靜，只留下眾人的凝神關注與呼吸聲。記得這時坐在我旁邊、盧清佑醫師的媽媽轉頭跟我說：「鄭老師，你做莊子研究，應該要吹尺八！」雖然說自己的感動要自己承擔，盧媽媽欣賞尺八應該要自己學，但隱藏在這善意提醒的背後是個體悟與洞察：「如果你不懂尺八，你不會真的懂莊子。」只能說我的人生若有什麼進步，

都是被推著走的。

後來決定再從苗栗南下彰化製作尺八的，是蔣欣欣教授和夫婿喻永生醫師、盧醫師的爸媽、和我共六人。記得抵達木工廠時，已經傍晚過後，而道長們也已備好各種工具、火爐、與滾燙的熱水，助我們進行一系列的工序：採竹、殺青、選竹、通竹、管徑處理、歌口、筒音、取孔等等。由於我們當日採收的竹子還要陰乾二至三年後才能使用，因此我們選用的是之前已經完成殺青與陰乾的竹材。由於這些竹材非常珍貴，天師因而要求我們現在拿了一隻後，需要在未來採收十隻歸還，這個債看來只能先欠著。選竹的過程很像阿凡達電影裡男主角在選座騎，你需要憑感覺選一隻和你契合的竹子，因為之後它要跟你的形影不離，成為你三魂七魄外的第八魄，在你有天能吹尺八上木梯到元神出竅時，有個返回到此肉身的定錨點。選定竹材後，便將一根用炭火燒燙到火紅的鐵棍，穿通竹徑內部





層層的節面，再以布料在外側表皮揉搓，使之光滑油亮，接著再切割吹口，並用砂紙細磨管徑內部與吹口環

節。這些都只是初步的處理，後續需要至少三至五年持續不斷的打磨與微調，方能跟這隻屬於你的尺八磨合出一個不二與完美的關係。那天完成後回到台北已近午夜，帶著尺八上床聞著淡雅的竹炭香，一覺到天亮，自此展開和尺八的不解之緣。

### (三) 尺八後傳：莊子（沒）遇見千古知音 澳洲阿嬤

尺八在初期帶給我的困擾和挫折遠大於任何愉快和成就，在前二個星期，我完全吹不出一個聲音，聽聞有些人三年仍吹不出聲音，我既同情，也深感害怕，怕過了三年我就是其中一個。所幸二週後第一個微弱的聲音產生了，經過一、二年練習筒音，在喻醫師的耐心教導與盧醫師的共學下，逐漸產出勉可辨識的聲音，在天師指示可以開洞後，由於我的尺八較長，因而再經歷了拉臂擴指的黑暗期，之後再經一、二年的練習，如今氣已然比之前連貫得多，有時看著初學者的窘境，才知自己已經有點進步了。

進步後的好處是到哪兒都會背著尺八去，前年二月底到澳洲進行半年的研究休假，別的可以不背，但尺八一定要。在澳期間，我去了一趟為期十天的 Uluru 壯遊之旅。此地位在澳洲大陸的中心，一塊巨石在沙漠中矗立而起，長久以來一直是澳洲原住

民的神聖場域，得要搭火車或開車在沙漠中奔馳千里方可抵至，由於準備此行需要大費周章，因此八成以上的澳洲人都沒到過。我是從墨爾本搭十個小時的火車到阿德雷德，再搭乘二天一夜的火車到艾麗絲泉（Alice Spring），在該鎮過一夜後再搭四個小時的巴士進駐到 Uluru 國家公園住宿，在預約購買參訪套票後，才再搭乘國家公園的專車，半小時後方能抵達該山座走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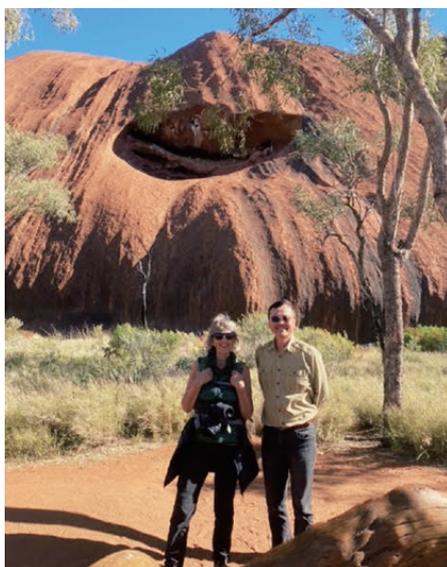
在 Uluru 山座基底環繞行走一圈大約需要三、四個小時，其地形山勢簡單而豐富，曲折而變化，妙不可言，言不可盡。親臨現場後，不禁為其神秘廣大、具震懾力的氣場所著迷，在行走的途中，我特意避開一些人群，恣意而緩慢地浸沐在自然與神聖當中。不久後，我發現另一個獨旅之客泰然自若，神色徐緩地融入在大地裡。很自然地，我們就走在一起交談，她的名字叫卡爾拉，家住墨爾本近郊。是一位退休的高中藝術老師，平日在家裡十公頃的農場經營一座藝術中心，裡面也有包含健康與靈性的工作室。她說 Uluru 是她的教堂，基本上，她每年都會拋夫棄孫到訪一次，進行為期一週的孤獨靜修之旅，今天順時鐘繞一圈，後天逆時鐘再繞一圈，在多天的沈澱與聆聽後，大地往往會給她一些深沉的訊息，而每年訊息不一樣。

記得我們一起走到一處被原住民視為聖地的水源區時，地谷幽靜，綠樹搖曳，受到召喚下，我就問了一下卡爾拉介不介意我吹一下尺八。她說當然可以。出國前盧醫師教了我虛鈴的前三分之一，我這半年也就只吹這三分之一。吹時天地在虛靜中共鳴，把本來在 Uluru 就感覺很親近的自然拉得更合一，卡爾拉在一旁無聲無息地融入。結束後周圍的山谷在鳥鳴的呼應中，更顯寂靜。許



經驗與感悟 尺八與我：從莊子到張天師府、從道家到道教

久後，卡爾拉問我有沒有察覺到剛才一波隨起的風，她說：「風在回應我！」我只注意到蟲鳥的共鳴，但沒注意到風。在驚駭中，我知道遇到高人了！



與卡爾拉合影於 Uluru 巨石前

當卡爾拉知道我在寫莊子的書時，問我莊子說了什麼。我就跟她說莊子很重要的工作是在探索自我的本質，在問我是誰，而他探索的主場景就是風。他的第二章「齊物論」篇的開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師徒對話：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師父南郭子綦在打坐，弟子顏成子游服侍在旁，打坐時師父進到槁木死灰的狀態，待意識回神時，彷彿仍在尋找失去的方位感。弟子驚駭於師父入定的狀態，問他這是什麼狀況，師父回說：「今者吾喪我」，用白話說，就是今天我在靜坐中，經驗到沒有我的狀態。重點是，這個「我」到底是什麼？在弟子顏成子游的追問下，師父南郭子綦接著說：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子游曰：「敢問其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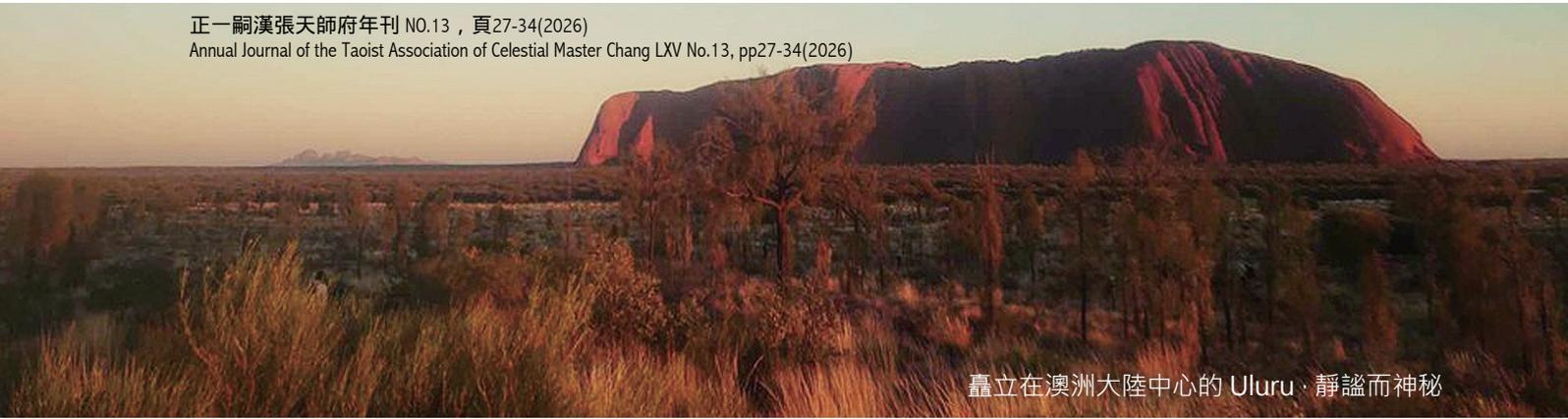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

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師父子綦說在自然界中有三種聲音：人籟、地籟、和天籟。人籟是透過人的製造所發出的聲音，例如吹竹子做的尺八。地籟是風吹過各種地形所發出的聲音，其因應環境之異同會有不同程度的小和及大和。當我興高采烈地跟卡爾拉解說時，我們正走了一個地形有如長廊的山壁，風勢乍猛，卡爾拉提醒我聽一下聲音，不要講話。當下我赫然發現我的尺八在發聲！原來我不自覺地直握著尺八，洞口平行朝前，風直接從頭到尾地貫穿尺八，尺八因而未吹而吹，咻咻地低鳴著！我跟卡爾拉說，這不正是「厲風濟則眾竅爲虛」嗎？原來尺八可以不只做爲人籟，也可做爲地籟啊！當各種條件齊全，風吹得夠猛、且眾竅爲虛的狀況下，尺八也可無主而神啊！

至於天籟是什麼，則是難解，弟子子游顯然理解人籟和地籟都需要某些環境條件在風或人的參與下而促成，而天籟依師父子綦的說明，似乎是種自發而發、自然而然，不



矗立在澳洲大陸中心的 Uluru，靜謐而神秘

知其鼓動者或生成者是誰的一種聲音。

重點是，師父子綦對「今者吾喪我」的解說，沒有停在三籟，他接著提醒弟子子游，大自然中有個地方比各種風所促發的音聲還熱鬧，那個地方就是心理世界：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縵者、寤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都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我們每天思慮不斷，念頭此起彼滅，爭鬥也好，算計也罷，擋也擋不住。醒著如此，睡著也沒閒著，寢寐時也「魂交」。有趣的是，這些思慮算計與愛恨情仇是怎麼來的？這個內心世界有主人嗎？是該主人在安排它們的走向嗎？若有的話，主人是誰？透過師父子綦與其弟子間的對話，莊子續述如下：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我們每個人彷彿有個真正的主宰：「真宰」，它和我內心世界裡的各種想望的關係近到不行，沒有這些種種想望與思緒就沒有它，而沒有它，這些想望思緒也不會被察知與取得。但這彷彿存於內心世界的真宰，卻是無形無狀。它明明這麼真實可信地存在——因為它就是這個所思所感的我、主宰並擁有我的內心世界——但又毫無任何特徵與行跡可尋。這個我，或這個「真宰」、「真君」，究竟是什麼？它在哪裡？

這一連串的對話，從「吾喪我」到「三籟」，從「內心世界」再到「真宰」，一氣呵成，有層次地展開對自我本質的觀察與探問：i) 這個在日常生活中的我，彷彿是以在內心世界裡無比真實存在的方式呈現它自己，ii) 但這個我，又彷彿可在人籟與地籟、乃至於天籟的自然環境裡，若有似無地存在，如同音聲的產生可以來自風和各種環境條件的搭配與變化，使得認定其有單一確切的來源的做法，可能僅是吾人之幻覺而已，iii) 這個在日常生活中看似確切不移的自我，但在三籟中看似若有似無的自我，居然可在某種高超技藝下——如同師父子綦的打坐



近走時峰迴路轉，景象千變萬化



經驗與感悟 尺八與我：從莊子到張天師府、從道家到道教

所展現般一消失不見。師父子綦似乎透過這三個層次的推進，來讓弟子子游領略到，我們一直以來所擁有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即認定有個真實存在、固定不變的自我，可能是個大幻覺，此想法需要被打掉重練。

依我之見，莊周夢蝶就是在說明這個洞見！因為要打破常人的這個根深蒂固想法太難了，因此莊子需要一個最奇特的夢，一個我們不見得夢得到、但卻可想像的夢，來打破此想法：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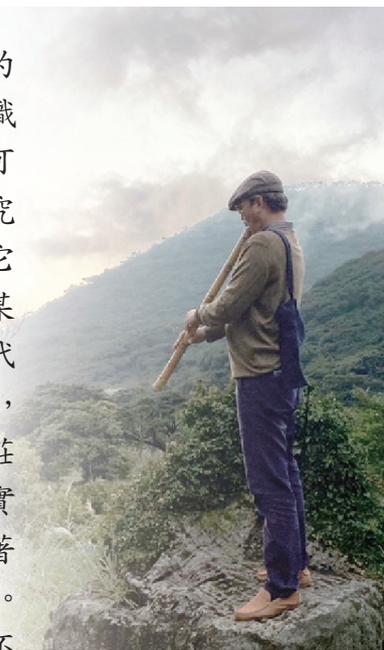
在此故事中，平日莊周總是莊周，無論是散步或開車、吃飯或洗澡、歡喜或悲傷、得意或喪志，從過去到現在，在各種情景替換變動中，總是是不變的他，莊周，在經歷這一切變化。醒著是他，睡著做夢也是他，同一個莊周，在醒與夢裡經歷各種情境與心情。照此常理，自我無疑地應是一個恆常不變之物。但，就在這一個最怪異的夢裡，莊周變成蝴蝶：在夢裡「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這個夢，讓「自我是個恆常不變的東西」之想法破滅，也讓「真宰」作為內在世界的主宰僅僅只是彷彿有（「若有真宰」），而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不是恆常不變的自我，難怪可在吹尺八、浸淫在大自然的各種風中聽音聲時，呈現其本就虛無飄渺、若有似無之特徵，乃至於在高段的靜坐或吹尺八時，喪失於無。子綦在打坐中之喪我，與莊周在夢中之變為蝶，乃是同一事的兩個不同描述方式。

這個根深蒂固的想法被打破時，其衝擊力是巨大的，當設想中的真宰不存在，這不就意味著我的行為不是此我在掌控嗎？那我豈不是一個不自知的魁儡？

卡爾拉是很好的聆聽者，莊子的困難文本，到她耳中，均不證自解，了然於心。自此我深深體會原來文本是從土地和實踐中長出來的。不知經過多久，我們走到一個僻靜的山壁下坐下，頓感清涼。她說她的願望是在死前，找到這樣的自然，坐著平靜地闔上她的眼睛，走完人生最後一步路。我再度驚駭地看著這位優雅睿智的澳洲阿嬤：她才是深得莊子的精髓，善其生，亦善其死也。卡爾拉對道教和尺八充滿興趣，我相信她和天師府會很合拍，天師道在澳洲的天地間，也有知音！

#### (四) 後記

總結而言，唸工程的好處是讓我理解到意識與存在的特別，以至於可以投入哲學的領域去探究它，西方哲學的好處是它強大的概念系統幫我以某種可理解的方式，在當代的脈絡下重新連結到莊子，而天師府的道教則是將莊子哲學裡牽涉到的身體實作穩穩地補上，並蘊含著更為豐富的內涵等待挖掘。這條路一旦連上，就回不去了。前方的路仍有許多未知，但唯一知道的，是在這條樂此不彼、道炁常存的路上，尺八總是會背著！



楊建章教授攝於陽明山上